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五

吳江陳啟源撰

王 變風

黍離

集傳曰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案此乃今之

蘆粟

辨詳
總註

非黍也陶貞白已有黍苗似蘆粒亦大之語

晦庵殆祖其說乎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

餘一莖數穗穗散垂實細而長黃色性黏用以釀酒俗亦呼黍子此乃黍矣黍之不黏者為稷顏師古急就篇注言黍似粱而粘粱即稷也黍稷莖葉穗粒皆同而性有黏疏之異俗通呼黍子

稷粱稭

子例切

一穀而三名音之轉也又日中星鳥可種

稷

禮記疏引考靈曜

一歲所最先胡月令謂之首種粟乃梁類

非稷也爾雅粱稷注云今江東呼粟為粱疏云據此則粱稷粟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

又似二物先儒甚疑焉案此乃郭之誤也陶隱居曰凡
梁米皆是粟類此得之又案染本作𦵏或作𦵏下從禾
俗從米作染且用為齊盛之齊大謬染乃𦵏之重文音
茨說文云稻餅也廣韻云飯餅也俗以九日食𦵏即
此

行邁靡靡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徧
迷彼反徧徧猶遲遲也今作靡案此詩毛傳靡靡訓遲
遲義同當亦音同

君子于役

序以君子于役為寮友相思之作朱子非之改為室家
念其君子大夫行役不歸室家固當繫念豈寮友之情
必應置之膜外邪至于行役過多自是王者之失何必
以無考為譏周之盛也有四牡皇華之詩以勞使臣今
王者不念而寮友念之其得失更可知矣又謂君子陽
陽亦前篇婦人作傳會至此殆以經學為兒戲羊牛下
來集傳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此祖埤雅之說也

埤雅云羊畏露早歸故先於牛然集傳次章經文作牛
羊與注疏異當是傳寫之譌

君子陽陽

王風君子陽陽中谷有蕓兔爰三詩序皆云閔周今觀
其詞所云仳離啜泣百罹百憂其為可閔無疑至相招
祿仕陽陽自得似難與彼二詩同論而概以為閔周序
詩者其知本乎善人隱居下位則當國者皆小人內之
徒足以病民外之必至於招寇政荒民散納侮興戎皆

由此作見幾之士作詩以紀之詞雖樂情實悲矣序云
閔周旨哉

右招我由房毛云房中之樂孔氏申之以為天子路寢
如明堂有五室無左右房小寢則有之然天子小寢皆
係於路寢此房中之樂當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
張氏易謂房非房中之房是顧命之東房西房蓋作之
於路寢也又謂儀禮房中絃歌周南召南不合樂此詩
云執簧執翫則樂舞既備不應作於房中其意以孔說

為非矣今案鄭答張逸以為顧命之東西房乃鎬京宮
室尚仍諸侯之制故有之則張謂房在路寢而引顧命
非確證也至房中之樂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
磬之節見燕禮記注然但指后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
諷誦之耳若燕饗時樂工奏之則不然矣鄉飲酒禮云
乃合樂周南召南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疏云
謂堂上有琴瑟堂下有鐘磬合奏此詩燕禮云遂歌鄉
樂周南召南疏云鄉飲云合樂此歌鄉樂亦與衆聲俱

作疏又云既名房中之樂用鍾鼓奏之者諸侯卿大夫之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鍾鼓婦人之樂乃不用鍾鼓又周禮磬師教燕樂繅樂之鍾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者皆教其鍾磬則張謂凡作二南俱不合樂亦誤矣安在執簧執翫非房中樂哉

陶本作桃再成丘也禹貢陶丘是也又空也繇詩陶復陶穴是也君子陶陶和樂貌當作遙駟介陶陶驅馳貌當音導此兩陶陶集傳皆無音反俗儒遂誤讀如字

揚之水

詩以揚之水名篇者三毛鄭皆訓激揚宋儒易以悠揚之解一急一緩義相背馳案小爾雅揚翥舉也說文揚飛舉也皆與激揚義近禹貢揚州之得名亦因水性激揚今江淮二水激揚乎悠揚乎此明驗也又悠揚二字不見古書史惟後代詞曲中頗用之豈可據以釋經哉至彼其之子本指鄉里之處者

鄭箋云

集傳謂戍人自目

其室家殆未必然也欲挈妻子以從軍又以不得而怨

恐非人情

揚之水集傳譏平王之忘親逆理當矣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此未知出何典也考之周禮大合軍以救無罪伐有罪及戰巡陳眡視事而賞罰有功則獻愷不功則奉主車此大司馬之職也宜於社造於祖立軍社大祝之事也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史之事也執同律以聽軍聲大師之事也正治其徒役輦輦鄉師之事也合卒伍簡兵器族師

縣師之事也皆言出征時也又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其為制度甚詳若徒使安居飽食安用此紛紛者為周世紀載濶略其用兵之事誠難悉知至成王踐祚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序與外傳可信也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則又見於詩者也誰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乎果如集傳所云王室有難則徵兵自衛諸侯有故則僅責其自相救援畿內不出一旅以勤之非徒

無以服諸侯之心抑或自弱其兵矣揚水之怨其上因
出師不以義耳假令為復讐討賊之舉民將荷戈赴敵
恐後誰敢怨哉小雅之六月采芑大雅之江漢常武率
師者皆王臣也執兵皆王旅也彼不怨而此怨何為也

中谷有蓷

毛傳云蓷離也爾雅云蓷蓷蓷離皆音追蓷與蓷異蓷

從草隹

音追

聲益母草也蓷從草隹

音貫

省聲音在亂

五患切

也俗省作蓷與益母之蓷溷不可不辨益母草又名荒

充音蔚陸疏郭注皆言其方莖白華然益母華有紫白二

種李時珍謂白華者即爾雅之萑萑紫華者即爾雅之

藟吐回切牛頰也藟萑音同是一草但華色異耳又陳藏

器拾遺有鑿音菜莖葉性味與益母同而白華亦即爾

雅之萑矣

曷其乾矣毛傳云曷菸貌央居切陸草生谷中傷于水鄭

箋云離之傷于水始則濕中則脩久則乾孔疏云水之

浸草先濕後乾今詩人立文先乾後濕喻君子於已有

厚薄從其甚而本之也呂記朱傳祖伊川之說皆訓曠
為燥以為草待陰潤而生曠則乾矣久則脩長者亦曠
之又久則生於濕者亦曠之與注疏正相反案注疏解
似迂然曠文說文元作灋注云水濡而乾也詩曰灋其
乾矣其曠字注云乾也引易莫曠乎離並不引此詩可
見曠詩經文本作灋字毛鄭義與說文合皆訓灋非訓
曠也徐邈音漢則晉世已作曠字孔仲達作正義時經
文則曠而注義則灋須剖析其異同乃竟無一語置辨

徒將曠菸二字依回牽合後儒不究其故因別為之解耳又案漢俗從佳作灘他安反用為水灘之義假借也菸音於鬱也痿也痿於為切病也

兔爰

集傳謂作兔爰詩者猶及見西周之盛故云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朱子不信序其為此言宜也案序以此為桓王詩其曰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也繻葛之戰在桓王十三年距西周六十四年

平王在位五十年

距宣王之崩七

十五年

幽王在位十一年

幽王雖西周不得云盛時如朱子之

言則作詩者必生於宣王時又能追憶其意已非童幼無知計其作詩時應八九十歲尚從征役無是理也東萊遵用序說而詩記錄其語殆未之思與

訛俗字也本作吽從口化聲動也詩尚寐無訛或寢或訛是也又化也詩四國是訛式訛爾心書平秩南訛是也謠從言為聲謠言也詩民之謠言是也是吽訛義同而分雅俗謠則別為一字今詩槩作訛乃傳寫之謠正

韻併叱訛譌為一字謬甚矣

葛藟

葛藟詩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興已不受王恩
葛藟之不如宋胡氏旦反其說以為葛藟宜生丘陵不
宜生水畔以喻已之失所又引他詩咏葛藟為葛性喜
燥惡濕之證然所引諸詩惟旌丘誠屬高阜耳若膠木
條枚蒙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
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谷者爾雅以為水注谿之名

其近水更甚於河澣詩言萋萋莫莫反足為葛性喜水之一證又此詩亦言綿綿綿綿不絕安見其生不得地哉

謂他人父謂王無父恩也謂他人母言王無母恩也元后作民父母况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他人親親之道微矣所以為刺也集傳謂流民失所彊求親附於人謂之父母於文似順於義實疎

采葛

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也沫鄉新田之類是也或言采之時則以時取義也繁之春日薇之剛止柔止之類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也不盈頃筐不盈一朶之類是也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草矣故傳云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以療疾又云采葛事小傳文至簡茲獨詳焉良以興義攸存不容略耳箋申其意以首章為小事使出次章為大事使出末章為急事使出亦穿鑿之見也東萊非之

太過

大車

毳衣如蒺詩以草色比衣也傳云蒺離也又以鳥色比
草毳衣如璫詩以玉色比衣也說文云禾之赤苗謂之
蘆玉色如之蓋蘆璫同音也又以禾色比玉皆轉相況
譬以明之比古人體物之妙也案鄭謂離色青正義引
爾雅郭注云在青白之間則淺青矣毛云璫頰也沈括
筆談云璫色在黃朱之間則淺朱矣又案爾雅再入謂之

賴注以為淺赤又諸侯赤帶而斯干傳謂諸侯黃朱是

黃朱乃赤也據此二文則赤淺於朱賴又淺於赤然細

分則異槩舉則通說文云賴赤色也亦以賴赤為一矣

大車詩毳衣毛鄭皆釋為毳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

此毛

說疏云出使封畿之外即加命為五

或子男入為大夫

此鄭說

皆得服毳冕

但毳冕之服子男以朝聘天子及助祭非服以聽訟又

說文引詩莢作縹

音同莢

云帛騅色璫作璫

音同璫

云以毳

為屬

居例反亦作縹

故埤雅據此為說謂毳衣別是一服非毳

冕李彭山馮嗣宗亦謂毳冕之服以絰為之毳衣以毛布為之名同實異此似是而實不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皆以為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璫字之訓則璫即毛布矣既謂毳衣為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則毳衣之為毳冕服不可易也毛謂服毳冕以決訟當本於師說或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且大夫爵命之數言其車服而可知作詩者應借以

指目其人縱非服以聽訟於義自通矣

丘中有麻

說文無劉字有錨字徐鍇以為錨即劉當是也通作留
周大夫采地因氏焉子國子嗟以父子而世賢皆著名
於東周不知誰之裔且受邑在何王之世也羅泌

宋人以

為堯長子考監明之後是不然留乃東周畿內邑緄氏
縣有劉聚者是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聚其來舊矣不
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劉邑復為王季子采地

是為劉康公宣子嗟之遭放逐併失其爵邑乎

留子賢而放逐周人思之指丘中麻麥以見惠政猶存
因望其來而復立於朝故序云國人思之明是舉國之
公心詩人代述之耳鄭以丘中為劉子隱居之地來為
猶來見已則是朋友相思之作其美之或出於私好未
足以見劉子之賢毛義較正大矣

采葛懼讒也丘中有麻思賢也集傳因大車一篇廁其
間遂槩指為淫詩果何據乎懼讒者不知主名則亦已

矣獨惜子國子嗟賢而被放已為生不逢辰幸而遺澤
在人風詩顯其姓氏不意二千載後復橫被淫僻之名
反不如采芣詩人姓氏湮沒之愈也二留有知應攢眉
於九原矣

鄭變風

鄭詩譜引國語史伯之言曰鄆蔽補丹依疇歷華皆君
之土也又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疏引韋昭注云華華
國今國語疇作畛

音柔和田也

和雨華字及韋注華國皆作華

疇噪音義俱近或屬通用

史記注引亦作噪

至華華音義各別

因字形相似遂致互異兩書必有一誤矣案史記鄭世

家注虞翻司馬禎引國語皆作歷華與詩譜同水經注

引華君之土也以證華城謂史記秦拔魏華陽即此

又云

司馬彪注謂華陽亭名嵇叔夜傳廣陵散於此

虞三國人酈元魏人司馬唐人

所見國語皆作華則詩譜不誤矣又案宋庠國語補音

歷華無音反獨標前華字音所中反玉海引詩譜及水

經注皆作華引國語前華後河作華意國語兩華字宋

世尚一華一華後則俱變為華其誤固有漸乎要之前
華前華猶屬兩可歷華之是華非華斷無可疑也又案
歷華在八邑內又云皆君之土則鄭邑也前華與濟洛
並列則鄭境所距非鄭地也兩華定是兩地韋注所云
華國本指前華之華水經注引歷華而係以韋注是誤
合兩華為一疏矣又案玉海引郡縣記故華城在汴州
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華國以證國語之前華後河
一統記開封府鄭州有華城云即十邑

併號鄆
為十邑

中之華

此皆後人之傳會

朱子辨說謂孔子鄭聲淫一語可斷盡鄭風二十一篇此誤矣夫孔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非詩辭也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遊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幻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以鄭聲為

鄭風以淫過之淫為男女淫欲之淫遂舉鄭風二十一
篇盡目為淫奔者所作幸免者惟緇衣大叔于田清人
羔裘女曰雞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學
校廢如子衿亦排衆論而指為淫女之詞夫孔子刪詩
以垂世立訓何反廣收淫詞豔語傳示來學乎陶靖節
閒情賦昭明嘆為白璧微瑕故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
反在昭明下哉朱子於鄭詩既悉判為淫辭矣然以為
未甚也必斷為淫者所自言又以為未甚也必斷為女

悅男之言輔廣劉瑾之徒和之如出一口後學沈於其
說以為春秋時真有此等女子自道其淫樂之情毫無
羞愧竟不知作詩者本來面目矣今取山有扶蘇遵大
路褰裳諸篇以朱子之解解之其淫陋鄙媒雖近世市
井頑童所唱掛枝詞打棗歌不是過焉吾不知何物女
子具如此顏甲如此口角肆為淫縱之詞而聖人反有
取焉著之於經俾後儒誦習也然則詩其誨淫之書哉

緇衣

呂記朱傳皆以緇衣篇為周人作非也周人作之當入王風矣好賢自屬周人鄭人述而為此詩耳改衣授祭盛稱王朝禮遇之隆寵任之至以見德足以堪此與淇奧詩充耳重較意正相同又案鄭衛二武皆賢諸侯一相幽無救於亡一相平無補於弱不知當年相業何在記載濶略蔑由稽考論世者不無恨焉

將仲子

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其傳春秋持論最為平恕如隱

元年鄭伯克段傳云譏失教也詞簡而義確矣將仲子
詩序亦言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
意與左氏合欲定莊公罪者當以傳序之言為正公穀
二傳謂春秋甚鄭伯大鄭伯之惡宋人喜為苛論取二
傳之說文致鍛鍊以為莊公有意養成弟惡陷之於死
夫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為殺段特據
傳聞以為懸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觀兩叔于
田詩段所長止在飲酒田獵馳馬暴虎直一獸豎子耳

莊公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忘之祇以母所鍾愛遠
嫌避譏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
是也致段弗克令終莊公不得無罪若以為有意殺弟
未必然也嚴氏詩緝言將仲子首序必經聖人之筆故
意與左氏合良不謬矣集傳從鄭樵之說以此詩為淫
詞又謂兩叔于田無刺莊公意殆淺之乎言詩也至引
或說言國君貴弟不得出居閭巷疑叔于田亦男女相
悅之詞朱子因一巷字而誤讀其全篇得無以文害辭

與

叔于田

兩叔于田玩其辭皆美太叔而序云刺莊公噫此詩不可無序也段之美飲酒耳搏獸耳射御是力耳美之乃以譏之也然段之以此為能莊公之過也左氏所謂譏失教也微序則詩之意將以詞害矣

叔段善飲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稱宣姜為邦媛皇父為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

詞嚴華谷謂京城私黨諛說之稱為美仁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過矣鄭師一出京人皆叛段何嘗有私黨哉

太叔于田

火烈具舉毛鄭訓烈為列謂列人持火蓋宵田用以照也爾雅釋文宵田為燎是也集傳祖陳氏之說訓烈為熾盛謂以火田也釋文又云火田為狩周禮亦云蒐田用火弊是也二說俱可通但經云具舉具揚則列人持

火近之末章云火烈其阜烈為熾盛阜又為盛不應詞
複如此

清人

清人詩重英重喬解者不一說英云絲纏喬云懸羽孔
疏之說也英以朱羽為矛飾矛上句曰喬以縣英者朱
傳之說也案重英毛傳云矛有英飾箋申之云各有畫
飾是毛鄭意直謂施采畫於矛矜

巨中反又
作豫黎

耳非謂以

他物為飾也故孔氏絲纏之說見閔宮篇而此詩不及

彼疏亦不質言之而但為疑辭是絲纏本無的據也至

重喬之為懸羽姑通箋意而已孔不以為然也傳云重

喬纍荷也孔申之云喬高也

釋詁文

五兵建於車上二矛

最高而復有等級

前矛常有四尺衷矛三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謂之重高傳

解重高為纍荷者荷揭也謂二矛刃有高下重纍而相

負揭此解當矣朱羽之說始於王氏之誤用鄭箋而朱

傳因之然鄭箋云喬矛矜

矛近上及室

矛之題

識也所以

懸毛羽此訓喬也非訓英也又孔疏辨之云經傳不言

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鳶毛翹然則懸羽乃漢制未必周制也集傳以朱羽解英以懸英解喬是合英喬為一事而以漢制為周制矣至矛上句曰喬古無此字訓也近世馮嗣京云蓋緣爾雅木上句曰喬之語類推而知之噫釋木之文可借以釋器乎源謂重英重喬均當以毛傳為正箋云畫飾疏云重高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二矛最出其上人舉目即見之故指以為言首章言其采畫之色次章言其負揭之形耳

駟介陶陶毛云陶陶馳驅貌董氏釋為樂而自適集傳從之夫駟馬被介久不得歸何自適之有哉果樂而自適不當潰散矣又陶字如毛訓當徒報反如董釋當音遙皆不與本音同集傳無音而有叶不知欲從何讀

羔裘

陳古刺今詩之常也辨說之譏羔裘序過矣且云序以變風不宜有美故言刺夫淇興緇衣車鄰駟鐵諸篇皆變風序何嘗不言美乎至釋為美其大夫之詞而欲以

子皮子產當之不知詩止於陳靈鄭二子之去詩世已
五六十年矣襄二十九年魯為季札歌鄭羔裘詩久編
入周樂是年子皮始當國子產之為政又在其後魯何
由先有其詩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
之羔裘不應取人譽已之詩歌以誇客也朱子說詩毋
乃未論其世乎近世偽為申公詩說者以此詩為子皮
既卒子產思之而追賦傳誦至此知有集傳而已矣
鄭羔裘三章每章次句毛鄭皆指大夫不言裘故以三

英為三德程子改訓為英飾與上二章不類矣集傳槩以裘釋之於首章云直順也侯美也毛順而美既言如濡又言順美不已複乎於次章云豹甚武而有力則又舍裘而美豹矣亦自覺其迂也繼之曰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是仍指其人耳何必多此詰曲乎嚴緝從古注得之

遵大路

鄭之遵大路者猶衛之考槃也二武皆有賢名二莊不

能繼其美哲人知幾引身而去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厥
後州吁篡弑五公子爭立二國之亂若出一轍矣秦康
公棄其賢臣穆公之業墜焉觀晨風權輿二詩知秦之
不復東征也

無我醜兮醜字毛訓棄音讎鄭訓惡音醜說文作𩇑云
𩇑也從文壽聲市流切音義皆同毛集傳市由切又云
與醜同殊少畫一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首二章士弋鳧雁女則宜之以燕賓之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之細行耳以此為賢將白圭猗頓輩皆可升堂入室乎況夫婦相燕樂而不及嘉賓則何關說德夙寐晨興止自謀口腹之需斯乃飲食之人與好色者相去無幾併不得謂之勤生惡得謂之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首章差殊為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目士之言與子宜之女為士宜

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則所燕之賓與士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

雜佩以贈之傳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佩玉璆琕傳云佩有琕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璆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衝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琕瑀則納於衆玉與珩之間玉藻疏所言亦畧相同而不及琕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玉府注云詩傳曰佩玉有蔥衡

衡即珩也大戴禮保傳篇作雙

衡漢書顏師古注魚豢魏
畧及三禮圖韻會皆從之

下有雙璜衡牙

衡牙即

蟬

玼同

玼步珠以納其間疏云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為
因反

橫梁下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末皆有半璧曰璜

半璧

曰璜乃逸禮記文
周禮大宗伯注

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

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衡牙案毛詩傳別有琚

瑀其琚瑀所置當于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

瑀之內角袞係衡之兩頭組末係於璜蟬蚌也珠出於

蚌故曰蟬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曰

以納其間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而朱傳之言琚瑠稍異朱謂珩上橫下垂三組貫穿蠙珠旁兩組下係璜而琚在中間中一組下係衡牙而瑠在中間又以珠貫上係珩兩端下係於兩璜中則交貫於瑠錢謂雙璜上係於珩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兩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間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

賈誼新書云佩玉捍珠以納其間錢語本此

或以大珠或雜用瑠

石蓋珠與琚瑠皆為佩名琚在旁組之中瑠在中組之

中錢以琚為佩名瑤乃石之可為琚者非佩名也又惟
中組之中有琚瑤旁組之中不別係玉二說各異黃氏
韻會兩存之不言其孰是源謂中組有琚瑤專為拘捍
兩袞組之用不應旁組亦置之故賈疏元言琚瑤所置
在衡牙中央不言兩璜之組中有係玉又毛傳云琚佩
玉名孔疏引說文云琚佩玉名今本說文云璜琚詩曰
不瑤石次玉也
玉篇廣韻瑤注
皆與說文同
然則瑤是美石名非佩
玉名不得與琚各為佩中之一物詩詁之說良是

又案大戴禮保傳篇云玼珠以納其間琚瑤以雜之盧
辨注云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瑤或曰瑤美玉
琚石次玉三禮圖宋肅
崇義云蒼珠為瑤朱傳云玉長博而
方曰琚大珠曰瑤說琚瑤各不同案毛許近古當以詩
傳及說文為正

佩說文云大帶佩也從人從几從巾佩必有巾謂之飾
徐云會意也俗別作珮字遂以從人者為服用之稱從
玉者名其器非是然珮字已見玉篇云本作佩或從玉

則誤之來久矣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籜兮 狡童 褰裳

揚之水

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為忽而作計忽兩為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六月歸至十七年冬遇弒前後在位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之卷卷無已者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憐惜與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

車褰裳二篇為作於前立時以山有扶蘇釋兮較童揚之水四篇為作於後立時今合之鄭事殆不謬也忽之立而即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釁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時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鄭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褰裳之思見正皆汲汲於外援也忽之歸而復見弑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去姦用賢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

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附之事所憂在內也然則前立二詩其作于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于忽之未弑乎既奔故多婉惜之情未弑故有憂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猶如見矣

有女同車

舜凡卉也而屢見於經詩顏如舜華喻其色也月令仲夏木董榮紀其時也爾雅別二名曰檍音段曰櫬其華有

赤白單葉千葉之殊或云白曰檍赤曰櫬也種之異者

名扶桑言華有光艷照日如東海扶桑樹也又名佛桑音轉也亦有赤白黃三種赤者尤貴名朱槿稭含草木狀云朱槿一名赤槿其華深紅色大如蜀葵

山有扶蘇

扶蘇橋松皆木也宜於山荷華游龍皆草也宜於隰反喻昭公用人賢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傳義本平正明簡康成不用其說分首章之興為用臣之失所鑒矣後儒爭出新說以勝之摠不如傳義之當也

原鄭易傳之意正為扶蘇小木不應喻君子荷華嘉植
不應喻小人耳殊不知詩人托興正不如此拘也王雱
鷺鳥而興后妃狼貪獸而興周公雉耿介之鳥而興衛
君及夫人兔絲良藥麥嘉穀而興淫亂之事擬人於倫
未可以律古詩

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狂
狡目昭公失之矣詩以用舍失當對言正序所謂所美
非美也何得並刺昭公哉但首章子都狂且鄭以美好

醜惡為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貌
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喻一正文義差殊亦未盡善今

案前篇洵美且都都與美別訓為閑習於禮

傳云都雅閑也箋云

閑習婦禮

此篇都字義亦當同然則子都乃閑習禮法之君

子狂且愚妄無知之小人亦是正言而非喻語與次章
一例也又充為充實是真實之義狡為狡獪是變詐之
義二者正相反君子小人之別也然鄭以狡為狡好故
訓為貌無實與子充誠偽相對義亦通矣孔疏申箋云

此狡狡好之狡狡童篇疏亦訓狡為狡好齊還篇箋云
昌狡好貌釋文云佼本又作狡陳月出篇佼人釋文亦
云蓋佼狡狡三字古通為美好義亦作妖白華箋妖大
之人釋文云妖本又作狡

山有橋松鄭讀為槁松釋為枯槁之義明是破字然不
云當作槁豈鄭所見本元作槁與

游龍傳云紅草也陸元恪以為即馬蓼據陶隱居別錄
則紅與馬蓼兩草也云馬蓼止生濕地莖斑葉大有墨

點

方土呼
墨記草

亦有兩三種其最大者名龍鼓即水荳也又

云荳生水旁如馬蓼而甚長大五月采實詩稱猶龍郭

璞云即龍古也蘇頌圖經以陶為是案水荳華淺紅成

穗子如酸棗仁而小炊

初瓜切
作燂亦作炒

可食亦蓼屬

蜀本草言蓼有七種水紅又在七種之外乎

擇兮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為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
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為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

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
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
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叔伯及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
相謂耳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彊為叔父見五年鄭厲公
謂原繁為伯父莊十四年晉景公謂荀林父為伯氏宣十五年
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

狡童

晦翁意主排序故曲護鄭忽

語見辨說

不知詩之刺忽非惡

而刺之乃慙而刺之也憂之至不能餐不能息忠愛卷

卷甚矣何嘗疾之如寇讎

亦辨說語

乎至狡童之稱箕子曾

以目紂亦不自鄭風始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朱傳釋之曰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以雖代維又橫增入未至字正與詩意相

反

朱子為鄭風傳滿紙皆淫媒之談耳狡童褰裳二篇摹畫蕩婦口角尤鄙穢無度此正士所不忍出諸口不知

大儒何以形諸筆也每展卷至此輒欲掩目

褰裳

鄭主芣騶

宋庠國語補音曰芣騶音浮隄山名在密縣騶又音愧

而食溱洧溱洧

鄭之名川也三月上巳士女祓除于此又勝地也毛傳

止云水名箋疏亦未詳其源委今案溱說文作漣云漣

水出鄭國詩曰溱與洧

其溱水出桂陽非鄭水

又云洧水出潁川

陽城山東北入潁漢地里志潁洧水亦同水經云潧水

出鄭縣西北平地注云鄆水出鄆城北西鷄絡塢下東

南流經賈復城西又左合蒞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又東南厯下田川經鄆城西謂之柳泉水史記所云會漆洧即此又南縣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餘步淵深難測又南注於洧詩漆與洧是也謂之鄆水水經又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鄭縣南又東南過長社北又東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南過茅城邑東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於潁水經言洧水發源與說文漢志異鄆注謂陽城山乃

馬嶺之統名殆其然與斯二水者洧大而漕小洧又經鄭城中由西北入而出其城南左傳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皆鄭南之洧也其成十七年晉以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則新汲縣之洧也

杜注云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至漕洧合流桑經以為在鄭縣酈注非之以為在密縣南辨證良不謬然溱洧之篇言士女祓除不應遠離都會而並舉二水者意以洧水中已兼有溱水一統志云

渭水至新鄭縣與洧水合此桑經同

朱子辨說於丰揚之水出其東門三篇皆云序誤而不
言其誤之故於褰裳則以為序之失本於子太叔韓宣
子之語而不著其何以失於野有蔓草則引東萊語當
之然東萊止譏後序不譏首序也盖此數篇者心欲非
之而不得其詞矣至辨風雨以為詩詞輕佻狎昵辨子
衿以為詞意儂薄夫詩之音節似此二篇者多矣可盡
目為淫奔乎至揚之水欲指為淫詞而詩之文義難通

也則訓兄弟為昏姻此尤可笑豈作詩者乃不昏不嫁
專事野合者哉至辨漆洧以為鄭俗淫亂是風聲氣習
流傳已久不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然茲特據漢地
里志鄭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之文耳夫序不可信班
固之書何以必可信乎序以淫風大行歸於亂離之故
使為民上者知教養不可一日缺斯誠有裨治道之言
縱令其事未確猶當信之況師傳有自乎華谷云鄭衛
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書以為風土之

習使然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噫此篤論也
丰

傳云丰豐滿也篆作丰說文草成丰丰也從丰上下達
豐滿正盛意耳逢𧈧等字皆從此其契耕等字則從丰
丰讀如瓜與丰異

東門之墀

墀平易踐阪峻難登行上之栗易攀室中之藏難覲以
興昏姻之際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毛義本無不通也

鄭以為女欲奔男之詞遂為朱傳之濫觴矣

風雨

傳以瀟瀟為暴疾則甚於淒淒矣云膠膠猶喑喑則無所加焉世之亂也日甚一日君子行已之道祇得其常而已以世亂而稍貶非君子也以世亂而加峻是有心於矯俗亦非君子也故序云不改其度焉魏盧欽之稱徐邈曰往者毛學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

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
前日之過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噫茲所謂不改其度者與

子衿

青青子衿毛傳云青衿青領也衿字石經作衿釋文云
衿本又作襟嚴緝謂衿襟二字音義俱同非也案爾雅
衣皆謂之襟注云交領也又衿謂之衿音賤注云小帶也
說文止有衿字注云交衽也然則衿衿襟三字各一義

詩當以襟字為正衿衿特通用耳顏氏家訓云古者衣領下連於衿故謂之衿不知詩字多通用不必彊為之說也說文又有衿字云衣系也籀文作衿則衿字亦可作衿綫

嗣音當以毛義為正云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孔疏引王制四術四教文王世子春誦夏絃證之當矣此詩本刺學校廢當責其學業之不習若徒以音問為言則朋友相思之常語耳非序意也

揚之水

狡童揚之水其一人一時之作乎忽有兄弟而不可據
同心者僅二人耳而讒間又入之此所以終於孤危也
維予與女無信人言慮之深言之苦矣不與我言不與
我食則廷女者已售其欺雖有忠臣良士奈忽何

出其東門

茶傳云英茶箋云茅茶語異而物同其取義又異傳取
其白箋取其輕也朱子以茅華輕白可愛喻女色之美

說文異於毛鄭而實本漢書注漢郊祀志歌云顏如荼
注應劭云荼野菅白華也言奇麗白如荼也師古云言
美女顏貌如茅荼之柔也集傳本此然古人託喻義各
有歸正不必援彼釋此其毛鄭二說則孔氏右鄭得之
匪我思存毛以存為救則思應如字讀鄭以為思所存
則思應讀為去聲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
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
音徂者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別後反

為舊未知舊指誰家

野有蔓草

序云思遇時殆謂處亂而思治云爾零露漙漙兮望澤之
喻也有美一人目君之稱也玩傳文亦無男女慕說之
意東萊疑後序是講師所益其信然乎左傳鄭子太叔
之於趙孟襄二十七年子籥才何切之於韓宣子昭十六年皆賦此
詩未必盡斷章矣

秦汭

溱洧士女秉蘭集傳以為上巳祓除祖韓詩注也毛傳

無明文然云渙渙春水盛也

今本無春水二字

則亦以為春時

矣鄭云仲春冰釋水渙渙然又云男女感春氣並出託
采芡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言仲春則非上巳言託采
香草則非祓除矣竊謂鄭俗雖淫不應無故士女駢集
韓詩之說為長

蘭香草名後人借以名他卉相沿既久遂執今卉以實
古名此不可不辨也古人最重蘭左傳言其有國香孔

子以為王者之香離騷咏之尤多而兩見於詩國風鄭
溱洧陳澤陂之蘭毛公皆以為蘭是也神農本草列於
上品謂之水香陶氏別錄名蘭澤草出都梁山又名都
梁香須女子種之又名女蘭女子小兒喜佩之又名孩
兒菊本草綱目以為即今省頭草云唐珣經驗方曰夏
月置髮中令髮不_{之刀切}膩_{粘也}考其說良是然今之省頭
草氣不甚佳人亦莫珍而古人顧重之如彼此物性有
變更耳非古今人好尚之殊亦非別草也宋寇宗奭衍

義元朱震亨補遺皆以今之蘭華其葉如麥門冬者當
古之蘭草失之矣呂氏讀詩記曰蘭即今之蘭誤亦同
蘭草與澤蘭同類而小別俱生水旁紫莖素枝赤節綠
葉其莖圓節長葉無芒者為蘭草莖微方節短葉有芒
者為澤蘭炮灸論劉宋雷云大澤蘭即蘭草也小澤蘭
即澤蘭也煖時並可佩八九月有華赤白色成穗又有
生山中者名山蘭與二蘭而三焉其曰蕙者今之蒼蘭
或訛作香是也後人以葉長似茅華黃綠色或一莖一
零陵

華或一莖數華者彊名為蘭蕙蓋誤始於黃山谷然朱晦菴離騷辨證陳正敏遜齋閒覽熊大古蕙越集陳止齋益蘭說方虛谷訂蘭說皆已辨之矣

傳曰勺藥香草疏引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束菜謂香不必在柯葉故以藥草之芍藥當之朱傳嚴緝皆從其說然古人以芳草為佩亦以贈遺往來取其柯葉之香華不與焉蓋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痿不歇華則否矣况上巳袞除時安得有芍藥

華乎集傳以為三月開華殆據閩中風土非所以解鄭

詩也又王砮

音厲

素問注引月令雷始發聲下有芍藥榮

是仲春第五候恐亦非今芍藥豈與鄭芍藥一草乎

宋董氏因韓詩離草之解遂疑芍藥為江離雖屬臆見

然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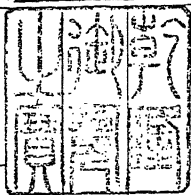
爾雅說文並作靡

蕪一名江離芍藥苗也陶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

為簪則士女相贈答或有之案本草注言未結根者為

靡蕪既結根者為芍藥大葉似芹者為江離細葉似蛇

床者為蘼蕪是三草同類而稍別也又案芍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草多芍藥芍藥中經云洞庭之草多茲蘼蕪芍藥芍藥夫芍藥蘼蕪本江離之類而與芍藥並產於兩山意芍藥之即為江離果不謬乎



毛詩稽古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鈐

校對官助教

臣

陳木

謄錄監生

臣

甯汝櫺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六

吳江陳啟源撰

齊

變風

齊詩譜言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孔疏申之謂公羊傳及世家但言周烹哀公不言何王惟徐廣以為夷王然哀公烹後立弟胡公胡公於夷王時被弑其立必非夷王時夷王之前有孝王孝王無失德受譖烹人定是暗

主本紀稱懿王之立王室遂衰明是懿王受譖矣且言懿王時詩人作刺或指鷄鳴而言胡公歷懿孝而夷一君當三王謚法保民耆艾曰胡知胡公歷年久矣蓋明烹哀公非夷王也孔此言當矣案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於鼎徐廣應本此為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也又案書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_{昭十年}則齊丁公伋與周康王同時也康王後歷昭穆共至懿凡五王丁公後歷乙公癸

公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為䟽也不應更
後矣又史記三代年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
王世此皆證據之顯然者不僅如孔所云也鄭說應不
誤又案禮記䟽亦出孔手而檀弓比及五世䟽言夷王
當哀公與詩䟽異意彼有舊文因而未改耶

鷄鳴

鷄鳴次章集傳曰此再告末章曰此三告可謂不參活
句矣一告不起待再告再告不起待三告夫人誠賢矣

君之急情不已甚乎夫詩人陳古刺今設為此警戒之

詞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

傳云鷄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次

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

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視朝玉藻

云君日出而視朝

以為立言之次第非真有兩度語末章又自

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亦一時之言非兩度促之不起

至蟲飛時又促之也古人飛走之物皆可名蟲大戴禮

易本命篇稱羽蟲毛蟲介蟲鱗蟲倮蟲是也蟲亦可名

鳥夏小正丹鳥白鳥指螢與蚊蚋是也鷄鳴之蟲飛桑

柔之飛蟲孔疏皆以為羽蟲信有理矣羽蟲晨飛其鳬
雁之屬乎羣臣早朝者或且翱翔而弋之君與夫人豈
能貪同夢也合鄭齊兩鷄鳴觀之可定古人夙興之節

還

還篇之肩七月之斡二字形異而音義同啖齊傳云獸
三歲曰肩幽傳曰豕三歲曰斡則似微有別矣夏官注
先鄭引幽詩亦作獻肩於公而云四歲曰肩與詩傳戾
故後鄭不從其云一歲曰縱三歲曰特則合於騶虞伐

檀七月毛義焉

著

著序云刺時東方之日序云刺哀東方未明序云刺無節皆不斥言所刺之君孫毓以為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刺何公孔疏以此三詩在還詩後定是刺哀公且言子夏作序時當知齊君號謚何得闕其所刺此特舉上以明下耳源謂孫說良是也孔子刪詩去作詩時世近者百餘年

詩止於陳靈公靈公之弑在宣十年壬戌至哀十一年丁巳孔子反魯刪詩凡百十

五年子夏作序又在其後遠乃六七百年如商頌則千年矣典文放

失必多美刺所指固無容悉知序者存其信闕其疑故時君號謚或著或畧何獨齊三詩然也如以為舉上明下則魏風七篇檜風七篇序皆不言何君豈亦有上篇可明乎補傳言聖人序詩必考其世於史魏檜久亡無史故無由知而史公亦不能立世家信夫

充耳瑱也君以玉臣以石為之詩瓊華瓊英瓊瑩是也縣瑱以紃都感切織雜綵線為之君五色臣三色即今條

繩詩素青黃是也

此鄭義也毛以素為象珉青黃為玉珉瓊華等為佩

外又有續

者所以縛珉而屬於紃以黃綿為之漢書

天口切

續充

耳黠黃綿也著詩弗及焉集傳曰充耳以續縣珉所謂

紃也是誤以紃為充耳又誤以續為紃矣

東方之日

日月君臣之象也東方明盛之時也援古刺今之詞耳

此傳義

鄭以東方為明而未融取義太迂

東方未明

未明未晞皆言早也末章云不夙則莫則有時失之晚矣詩互文以相備也故序云刺無節蓋太早太晚兼有之不然與鷄鳴之警庭燎之間何殊而以為刺哉

不能辰夜傳云辰時也疏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也柳木柔脆不可為藩狂夫無守不能察漏序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正指此朱傳改辰為晨云晨夜之辨甚明而不能知誤邪抑有意邪

挈壺之法孔疏據周禮注謂每氣分為二箭周歲二十

四氣為四十八箭率七日彊半而易一箭焉此漢法也
其定刻孔氏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度賈氏謂漏水壺
內以沒刻為度周禮疏云箭各百刻水淹一刻則為一刻也陳氏謂浮沒不
同大槩則一信然矣案唐制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
上登則孔氏浮箭之說亦就唐制而言

南山

冠綏雙止說文云綏繫冠纓也內則注云綏纓之飾也
疏云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集

傳訓為冠上飾襲禮註而未明

盧令

其人美且鬣毛詩鬣好貌鄭破字為權云勇壯也疏申
鄭意謂好與美是一故易之殊不知美是美德首章傳
甚明好是儀容與美異義何常一乎此詩序云陳古君
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為主而仁則又有其政也鬣則
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貌與才技雖非美仁
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駟鐵之

舍拔則獲皆是矣集傳訓鬢為鬚髮好訓偲為多鬚而

引左傳于思

宣二年

語為證則兩章意複出矣況鬢義本

說文耳說文云鬢髮好貌不云鬚也左傳杜注云于思

多鬢貌賈逵注

見釋文正義

云白頭貌皆不云鬚也且合于

思二字為義非偏釋一思字也又案說文云偲彊力也
引此詩與毛傳稍異而義通

敝笥

敝笥詩序謂惡魯桓微弱是也朱傳以為刺莊公失之

矣案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無言
歸者文姜如齊始於桓末年耳時僖公已卒不得言歸
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
而言然于歸時文姜淫行未著也末年如齊桓即斃於
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為刺哉蓋嘗考之矣
魯桓弑君自立惟恐諸侯討已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
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以成婚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
嫁也親自送于驪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

制可知桓既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然則笥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于子翬逆女之年矣詩人探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旨深哉集傳以歸為歸齊既失考證義味亦短

嚴緝謂鰈與魴鱖

又名鰮魚又名魴魚

同稱非甚大之魚衛人所

釣偶得其連車者耳

事見孔叢子正義引之

斯語良然然案本草

鰈魚體似鯨而腹平頭似鮠

華版切

而口大頰似鮎

音黏

而

色黃鱗似鱖

才損切

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敢善

吞啗故又名鰾魚

鰾音感

又名鮪

鮪音陷

魚鰾者敢也鮪者啗

也則定非敝笱所能制也

載驅

齊子豈弟鄭箋豈弟作闔圉

音開亦

訓為開明本洪範稽

疑之文

卜兆有五曰圉古文作悌賈逵以今文較之定為圉

合爾雅釋言之義

云懼

悌發也郭注引此詩

不妄也況此詩四章發夕開明文義相協翔

翔游教篇法當爾矣又發夕毛云自夕發至旦謂乘夜

而行也解甚明易朱傳訓夕為宿恐未安

猗嗟

猗嗟言揚者三首章抑若揚兮此一揚顙之別名也毛訓廣揚猶易云廣顙爾抑若者美之之詞也毛云抑美色是也首章美目揚兮言目揚俱美毛云好目揚眉著揚之為眉也末章清揚婉兮清指目揚指眉毛云婉好眉目總上清揚言也此二揚皆眉也案鄘風疏云目為清眉為揚因謂目之上下皆曰清眉之上下皆曰揚此

詩三揚一為顙二為眉顙即眉上故得揚稱三揚實一義矣集傳首揚字連抑為義次揚字訓為目之動惟末章訓為眉之美一字而彊分三義焉

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為名毛公釋詩亦同蓋古義相傳如此案名亦作顙玉篇云顙莫丁切眉目間也詩猗嗟顙兮然則今詩名字乃是顙字之通用與名字本訓不相涉矣朱子恐其驚俗改訓為威儀技藝之可名

魏變風

十五國之魏鄭譜以為與周同姓者因左傳

襄二十九年晉

叔齊語

云虞號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

故知之其為何人之後則莫得

而詳也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魏所封為文王子畢

公高之後此真瞽說矣富辰歷數文昭十六國

僖二十四年左

傳文有畢無魏也史記魏世家言武王封畢公高於畢後

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不言封魏也畢在長

安城西北

見左傳杜注

魏在河東截然兩國也成康時畢公

以三公為東方伯又受保釐之命書顧命康王之誥畢命諸篇紀其事皆稱畢公則不改封於魏可知也其苗裔畢萬仕晉獻公以為車右與伐魏而滅之後分晉為七國之魏事又異左傳

閔元年

及史記也此二書與尚書

皆非僻書也瑾曾未寓目乎乃妄以七國之魏為十五國之魏不畏後儒撫掌乎又謂先儒言之不知是何等先儒而不學至此修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可謂無識矣近世俗下書有魯詩世學者言畢公始封為畢伯成

王進為魏侯又言晉滅魏畢萬降晉為大夫復封於魏
此特村學究因瑾語而傳會其謬妄本不足辨聊紀於
此以見大全之貽誤後學不淺也

周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昭九

年左傳文則夏世已有魏國其來舊矣鄭譜云周以封同姓
豈滅彼而封此如成王之於唐叔與

孔疏謂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
故鄭於左方中分為二君此未必然也吾輩之人往往

好利無厭安在儉不中禮者必不貪乎況陟岵序云國數侵削役於大國十畝之間序云國削小民無所容此二篇未嘗刺儉也魏之世次無考其為一君詩與二君詩未可懸定耳

葛屨

摻摻女手毛云摻摻猶纖纖然說文摻作攢所咸切

釋文

同惟徐邈思廉切

則讀如杉纖說文息廉切

釋文

則讀如銛二

字音稍別今人槩讀銛音惟嚴緝辨之

好人傳云好女手之人故服之是女子整治之也左辟
女至門之儀也象栉亦女飾也集傳以好人為大人因
謂象栉是賢者之飾恐未必有據象栉兩見詩一為宣
姜之飾一為縫裳女之飾皆指婦人耳鄒風傳云栉所
以摘髮疏申之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嚴緝以為若
今之篦未知然否案西京雜記言武帝宮中搔頭皆用
玉後世詩詞亦有玉搔頭之語搔頭正摘髮之義豈栉
之遺制與栉字又作栉廣韻云栉枝整髮釵也集傳謂

大人佩拂是丈夫而釵矣

汾沮如

言采其蕢毛傳蕢水蒿

音昔

也孔疏引郭璞爾雅注又引

陸璣草木疏不為置辨亦疏忽矣案爾雅蕢牛脣郭注

云毛詩傳曰水蒿也如蕢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不用

陸璣澤蒿之說爾雅別有蒹蒿郭注云今澤蒿蓋明以

陸疏為非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呂記朱傳亦因之惟

嚴緝引曹氏語辨之甚悉以為蕢非澤蒿其說當矣

園有桃

朱子辨說於園有桃序獨取其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二語其餘皆以為非是謂魏之侵削專因國小不由於無德教也信如斯言則德教之有無無關於國之存亡而小國不必自彊大國不妨自恣矣豈可為訓乎然集傳云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夫無政正無德教之謂也譏序而仍襲其意序者有知恐未必心服也又辨伐檀非刺貪碩鼠非刺君然非貪鄙在位君子何至甘心困窮

非君好重斂有司何敢貪殘不顧持論如此豈為知本哉

詩言棘多矣除楚茨青蠅二棘外餘皆小棗也然惟魏園有棘毛有傳案爾雅槭酸棗郭注云樹小實酢即此棗矣神農經列於上品亦名山棗出滑臺者佳故以示其縣焉

陟岵

多草木岵無草木岵

此同

此爾雅文也毛傳反之疏以為

傳寫之誤案王肅述毛者也其注屺岵亦稱爾雅

見釋文

又釋名說文玉篇廣韻釋屺岵皆與爾雅同則誤在毛傳無疑又案卷耳之崔嵬與朶及此詩屺岵朱子俱用毛說殆姑仍傳文之舊耳非真見傳是而爾雅非也劉瑾乃謂爾雅後出故不用此非朱意毛傳得自河間獻王獻王景帝子事武帝而孝文之世爾雅已置博士

見孟

子題詞

終軍辨豹文鼠亦在武帝時爾雅何嘗後出耶

十畝之間

序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辨說譏其無理以為國小則民隨之然孔疏已有說矣云古者侵其地則虜其民此指地狹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也斯言良是晉取陽樊而出其民狄滅衛而男女渡河者七百人民皆不隨乎地非獨魏然矣

魏國漢之河北縣也

今平陸縣屬平陽府解州

水經注言其城南西

三面皆距河漢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著十畷之詩案鄺語殆非語意魏之編

小由逼近疆鄰屢見侵奪以致日蹙耳非地勢使然也
若魏君能廣其德教開拓其疆宇則踰河越山皆得而
有之豈以此為限哉

伐檀

伐檀首三句毛鄭以河清興明君詩意當如此河以濁
顯而此詩三章皆言其清取義必在是若指隱居之地
則言河足矣何必取濁水而加以清名董氏曰河雖濁
而在河之干者則清不知詩言河干止謂寘檀於此至

言清且漣則統舉河水不獨指河干也詩咏河多矣竝
無言其清者獨此詩三言之豈無意乎

集傳釋伐檀詩判為賦體謂用力伐檀本為車以行陸
今河水清漣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此語吾
所不解也不素餐者謂不為其事則不食耳非謂為其
事而仍不食也明知車無所用何苦伐木為之既欲自
食其力不應作此拙計以為興體猶曰託言耳以為賦
體是乃實事矣天下有此愚而不情之君子哉至不稼

不檣四句以刺貪言未甚明捷強釋為美君子詞費而
意晦

鄭箋云貉子曰獬義本爾雅說文云貉之類兩說不同

而雅義較古矣又劉楨詩義問云貉子曰貉豹形狀與

貉異案貉豹本一字

本作貉今作豹音陌北方豸種也其訓獸名者本作豹今借用貉

安得分為兩獸名劉說非也近世李時珍本草及謂爾

雅貉子獬獬乃豹之譌此誤信劉說矣況伐檀箋引爾

雅語正釋詩獬字安得譌哉李又謂獬與獾同今狗獾

也彼見埤雅言獾貉同穴而說文以獾為貉類故為此
說耳殊不知獾乃野豕亦見說文獾胡官切獾呼官
切兩字音形各別豈一獸乎獾即爾雅之獾音滿注云豚也一名
獾耳非獾也又案獾釋文云音桓徐郭音暄爾雅釋文
音丸

胡取禾三百億兮億本作意滿也又十萬之名也百意
千意萬意皆同此字字從言從心言字從言從中快也
意加人為億安也三字皆於力切今意言二字皆作億

此隸楷之變

唐
變風

大全載劉瑾語謂君子欲絕武公於晉故不稱晉而稱唐晉詩名唐見武公滅宗國之罪魏風首晉又見獻公滅同姓之惡噫瑾所謂君子者何人邪吳季子觀樂時詩未經刪定也然已先歌魏後歌唐則晉之稱唐唐之繼魏非仲尼筆也以一字寓褒貶春秋教也非詩教也即使唐繼魏晉稱唐果定自仲尼之筆亦未必如瑾所

謂況魯樂工所歌已爾邪又唐之名昉於帝堯而為晉之本號未嘗劣於晉也仲尼欲絕武公何獨斬一晉名而於唐則無所惜邪蟋蟀序論稱唐之故謂其有堯之遺風

詳見下傳

吳季子聞歌唐亦嘆其思深憂遠有陶唐之

遺民二語不謀而合可見古義不誣也是稱晉為唐乃所以美之瑾反以為刺何其悖邪至於魏風七篇唐風十二篇其為武獻之詩僅無衣已下四篇耳安得兩風之次第名稱專為二公而定邪所見如此殆不及兒童

也修大全者偏載其說無識甚矣

蟋蟀

蟋蟀刺僖公序說必有本朱子譏為以謚得之殆深文耳序云及時指每章四首句云以禮自娛樂指後四句與經文正相合朱子謂其相反吾所不解也序又言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此統舉唐風而言不專自一詩與刺僖全無涉特附見蟋蟀序耳文句顯然非難知也朱子漫不加察合

刺僖為一事而譏之讀書亦太鹵莽矣且其詞曰風俗之變嘗由儉入奢而變之漸必由上及下今謂君之儉反甚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恐無是理據斯語則俗之既奢者必不能復儉矣愚未敢信也古人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奢儉何常惟上之化耳唐民儉而用禮堯之遺風也僖公始為非禮之儉然俗染未深故猶知用禮且以規勸其上事理正合如此又何疑焉

漢傅毅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

促之義正與序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即序所謂閔之也傳毅明帝時人古詩亦名雜詩玉臺新詠以為枚乘作乘景帝時人文選十九首昭明列於蘇李前則亦以為西京人作也此詩毛學未行而詩說已如此序義有本矣朱傳以為民俗勤儉夫勤儉美德也何云局促哉職思其居傳云職主也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引逸詩云職競作羅襄八年晉范宣子責戎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襄十四年職皆訓主主者言主當如此

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
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既訓職為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
居則又似為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歐陽氏解職思其外
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亦以職為實字故句法多
破碎大全輔氏云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其外謂所
職之外也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此迷朱而愈失
之夫經云思其憂不云思而憂也思其憂者思其可憂
之事憂即其所思也思而憂憂又在思外矣文義不啻

徑庭況上思其居思其外語本一例若亦改其為而豈成文理乎誤不僅在職矣

爾雅云瞿瞿休休儉也蓋儉是有節制而休休為恬靜之義良士之心恬靜而不囂浮所以為儉也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樂道則無欲亦儉意也與瞿瞿蹶蹶皆形容良士之心耳輔廣以休休為瞿瞿蹶蹶之效誤矣

山有樞

隰有榆朱傳曰榆白粉也此襲說文而誤也爾雅釋木

云榆白粉孫炎云榆之白者名粉東門之粉毛傳云粉
白榆也解正相合釋木此文當以榆白為句粉為句耳
說文用釋木成語而不加分析故貽誤於集傳然集傳
於此詩曰榆白粉也於東門之粉曰粉白榆也粉既白
於榆榆安得又白於粉乎蓋亦弗之思矣嚴緝辨此甚
當但謂是陸璣之誤則草木疏無此語蓋誤記許為陸
耳

山有栲疏引俗諺云樛栲栲栳相似如一案栲山栲也

樗臭樗也樗乃杙之或體書作杙禹貢杙餘栝柏是也

左傳作櫛襄十八年平陰之役孟莊子斬雍門之櫛以

為公琴是也俗書為椿

椿本別一木即莊子所云八千歲為春秋者又名櫛今俗誤寫

樗為椿假而不歸久矣椿式閉切

椿樗栲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草綱目

云椿皮細肌實而赤燭葉香甘可茹樗皮肌粗虛而白

其葉臭栲生山中亦虛大爪之如腐朽陸元恪亦云山

樗與下田樗無異葉似差狹耳然陸又謂山樗不名栲

栲葉如櫛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此特據方俗語耳栲

之為山樗爾雅毛傳說文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作
柷云從木尻若刀切聲苦浩切陸疏云許慎栲讀為糗則
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字協杻陸語應不謬

揚之水

唐風揚之水謂涑水

涑音栗

也水經注云涑水自左邑城

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為激揚之水水側
孤突遇申生處觀此益信揚水是激揚非悠揚矣左邑
即曲沃也秦改名焉

說文無皓字而玉篇有之與皜皜同字皆為白色義唐
風白石皓皓釋文胡老切玉篇廣韻音亦同廣韻又云
四顚今作皓是與顚又同字韻會以皓為古老切不知
何本

廣尺深尺為々廣二尋深二仞為从从即畝字从即澮
字書澮畎澮距川言深从从之水為从也揚之水白石
粼粼從从从說文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從从粼
聲玉篇廣韻皆同今詩本惟呂記嚴緝作粼嚴辨之甚

悉餘皆從《監本注疏》亦誤

椒聊

椒聊毛傳但言兩手曰窶不言升窶之大小宋董氏引

崔集注謂窶大於升云古升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

八分陳氏呂氏亦言二升曰窶案周禮考工記陶人疏

引小爾雅云窶二升二窶為豆豆四升

今小爾雅云兩手謂之窶案咸

注云窶半升與考工疏所引不同

陳呂之說應本於此又考工粟人疏

云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縱橫十

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
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據此容一升之量立方一寸
積方分者千十得萬六得六千為一萬六千分平方一
寸積方分者百二則倍之得二百分律呂新書云合龠
為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為升二十龠也
積一萬六千二百分正合十六寸二分容一升之數所
言相符當不謬也若據董引集注之言以立方之法計
之則容升之數僅得積方五百二十二分有奇不及一

龠多寡相懸殆不然矣又案近世算術以長尺廣尺深
二尺五寸為古斛法是每石積方二千五百寸每斗積
方二百五十寸每升積方二十五寸也方寸者二十五
為方分者二萬五千較賈疏所引粟米算法每升多八
千二百分此雖云古斛法特視今稍古耳若三代嘉量
之制則賈疏近之

綢繆

毛以三星為參宿舉昏姻之正期以刺時鄭以為心宿

歷舉其失時以為刺蓋毛以季秋至孟春為昏期之正
鄭則專以仲春為昏期也毛義不易矣

近儒李氏是毛
非鄭辨據典確

三星斷宜指參華谷從毛得之呂記主鄭而兼毛朱傳
則獨主鄭矣又此詩本刺昏姻失時而朱傳反以為既
得昏姻夫婦相語尤非詩意如此良人何明是欲見而
不得見無可奈何之詞也安在其喜而自慶乎朱子之
為此解者殆因越人擁楫歌用此詩今夕何夕句為嘉
美之談耳殊不知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孔疏辨之理自

長矣

心三星正似連珠雖稍曲然不可謂之鼎立鼎足而立者如織女胃星之形差似之耳綢繆詩大全錄劉瑾之言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殆猶瞽者之道黑白也

鄭之野有蔓草唐之綢繆皆言邂逅而兩傳釋之義各不同鄭傳云不期而會唐云解說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矣鄭釋文云逅本亦作邁唐釋文云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覲此字形互異畧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

而會是邂逅本訓鄭詩正當此義矣唐詩見此邂逅指
昏姻言昏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宜
毛公別為釋也傳解釋文音蟹說音悅其義箋疏俱無發
明竊以上下章傳義推之良人為美室粲者為三女皆
夫目婦之稱則此章義應相類解緩而和悅豈指初昏
之狀與釋文又載韓詩云邂逅不固之貌雖與毛義殊
亦足證此邂逅與鄭詩別矣

綢繆杖杜羔裘此三詩序皆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

聊鵠羽之間槩判為昭公時殆不然也鵠羽序云刺時
竝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極始
作鵠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昭公之立左傳
雖云晉始亂見桓二年然昭在位僅七年殆潘父弑之亂斯
甚耳昭公時未至大亂致民間昏姻失時父母莫養也
成師乃昭公親叔父昭公以曲沃封之不得為薄其宗
族也昭之後歷孝鄂哀小子緡五君而後併於曲沃綢
繆以下四詩當作於最後一二君之世此時晉亂已久

金匱要略卷六
容有昏姻失時父母莫養者而曲沃已在晉君五服之外則所謂同父同姓自目其君之近屬而言義無不通也疏誤解序意矣

杖杜

獨行叢叢字從目袁聲說文云目驚視也引此詩今詩皆作叢俗人傳寫妄減其筆畫耳又毛云叢叢無所依也無依之人多傍徨驚顧與說文語雖異義實相通矣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兩胡不非望
詞乃決詞也言他人決不輔助我正見其不如同父也
東萊釋此詩謂他人如可恃則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
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逸齋解此意亦與呂
同最允當矣若甫言他人不如忽又望其相助不害於
文義乎鄭以為求助於異姓之臣朱以為求助於行路
之人意異而誤同惟毛無傳意應如呂

羔裘

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是二語一意也疏引爾雅李巡孫炎注以居居為不狎習之惡究究為窮極人之惡因衍其意曰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說究究與傳異而義實勝析招詩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斯與窮極人者異矣

鵠羽

鵠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鄭箋以昭公孝侯鄂侯

哀侯小子侯為五世此非也序既云昭公之後自不應併數昭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鴉音保從鳥丰聲丰博抱切相次也從匕從十俗本寫從七十者誤

黍稷與梁秫苗葉相似而穗與粒不同黍與稷梁與秫

穗粒各相似而性之黏疏不同稷之黏者為黍一莖數穗而散垂其粒長梁之黏者為秫一莖一穗而堅壯其粒圓稷梁以為飯黍秫以為酒猶杭與稷也又古以粟為穀之總名自漢以後始以名梁之細粒而短芒者今北土皆食之呼為小米

無衣

序云美晉武公也疏云其臣之意美之耳蓋武公本無可美美之者特其臣之意此孔氏之善讀序也朱子弗

究斯指謂是序者以為美從而譏之亦已固矣至宣曰云云猶之乎豈敢愛之豈無他人云爾此詩人句調之常也稱天子為子猶勝於爾汝亦詩人稱謂之常也況此乃大夫見請命之事因而咏述之非即以此詩上之天子求其錫命也謂其倨慢棄禮無乃兒童之見與

有杖之杜

武公以莊十六年命為晉侯至十七年卒其無有宗國僅一年耳有杖之杜其即繼無衣而作乎武公以不義

得國賢者恥立其朝譬猶特生之杜人罕託足雖內致其誠外盡其禮猶恐不足枉君子之駕況不求乎故云噬肯適我望君子之來而惟恐其不來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求賢之道當如是矣

葛生

葛生篇嚴坦叔定為悼亡之詩而以次章之塋域及末二章之于居于室證之此非也薇蔓于域傳雖以為塋域然與上章之于野及葛蒙之棘楚一例語耳不必目

其夫所葬也于居于室猶大車篇之同穴不必死後方可言也況次章之于域固為死亡之證而三章之錦衾獨非生存之證乎

采苓

采苓三章皆兩言人之為言為字釋文有平去兩讀而以本或作偽為非案為言毛無傳鄭云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據此文義為人當去音為善言當平音經文為字平去二音俱通也宜釋文兩讀也孔疏申毛鄭俱從

定本作偽義於經文雖可通然非鄭意也竊謂經文為言與舍旃一譽一毀相對成文則讀于偽反義優矣疏云王肅詩本皆作為言但未知王作何解耳

采苓刺獻公逸齊補傳以驪姬譖申生事證之謂工讒者始以甘言投之譬則苓苓味美也繼以苦言動之譬則苦苦味惡也終則甘苦竝進譬則葑葑味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彊于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老而授之政乃其

釋君此甘苦竝進也案獻公信讒之失莫大於殺申生
一事用以實此詩頗優於理其說三興義亦曲而中

毛詩稽古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七

吳江陳啟源撰

秦

變風

車鄰

車鄰序云秦仲始大駟鐵序云襄公始命始大國始大始命命為諸侯也是秦仲尚未為諸侯而得備寺人之官者疏謂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得有

之似矣然非直此也王朝公卿大夫士禮記謂之內諸侯孟子亦云大夫視伯秦仲為襄王大夫自當備次國之制非復附庸之舊其有車馬侍御禮樂無疑也況詩以創見故美之則前此雖君其國未必有寺人矣疏語殆未盡然又朱子辨說以車鄰非秦仲詩劉瑾從而和之謂大夫不得有寺人此詩疑作于襄公之後何見之陋也

閤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

役耳車鄰疏引燕禮及左傳為證見傳命是其常職然則寺人之令非以為刺也嚴緝謂三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為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邪楊用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牽合繆公學著人事以為後世刑餘為周名法律為詩書皆始於此故聖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雖美然非詩人本指

寺人之令毛云寺人內小臣也疏申之云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蓋周禮天官

所屬內小臣與寺人各一官故辨之耳此詩朱傳襲用毛傳語大全亦引孔疏注於下而節其語曰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吁謬矣裁去非謂寺人四字是引疏而反其意也又改是字為今字夫孔氏所謂今豈非唐乎唐書百官志並非內小臣之官也先儒之語經其剪裁便致不通可哂已

駟鐵

公之媚子毛鄭釋之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

疏申之謂如卷阿吉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又如文王
四友有疏附皆能和合他人使相親愛不僅已能愛人
而已其曰子者王肅以為卿大夫之稱也案斯言得之
集傳訓為所親愛之人蓋以秦廷未必有大賢如孔疏
所稱耳然襄公復世讎興祖業始列於諸侯亦羸之雋
也其臣雖不及疏附吉士之賢然豈必無一二智畧之
士可以宣道德意和輯衆心者與之圖議國事哉至嚴
緝以便嬖當之其舛尤甚以嬖臣從獵而著之於詩是

刺也非美也況詩篇媚字多為美稱惟書言側媚乃以側為媚故孔傳釋為諂諛之人惡其側非惡其媚也嚴氏此解不惟昧於詩理且闇於字義矣

載獫狁驕載始也始試習之也後儒謂以輜車載犬其說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誤不足信也犬馬皆畜犬本以能走見長何反用馬力載之乎集傳又用韓愈畫記為據後世事恐難以證古嚴氏詩緝引補傳語謂歇驕非犬名以車載犬所以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從

犬以合毛氏耳此尤謬矣爾雅釋詩書字音義同而形異者甚多獨此二字因毛而改合其釋詩亦間與毛異義何此二字必欲合毛乎況歇其驕逸亦不成文理

小戎

戎世為秦患而襄公時周有驪山之禍戎患尤劇小戎序所謂西戎方彊征伐不休是也幽王亡於襄公之七年秦救周有功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此數年中皆征伐之時矣襄公奉天子命乘國人好義之銳心終身不

能平戎方張之寇信難以力猝也子文公始敗戎收周
餘民而有之至七世孫穆公用內史廖計取其謀臣由
余益國十二遂霸西戎自此戎弱而秦彊矣然襄公以
義興師民心樂戰故子孫得收其成功耳小戎一詩實
秦業興盛之本

爾雅釋畜有二鼻一膝上皆白惟鼻一左足白鼻孔氏
詩疏引郭注云馬膝上皆白為惟鼻後左足白者直名
鼻

今郭注無此二
句蓋傳寫逸也

小戎詩駕我騏驎毛云左足白曰鼻

則郭所謂直名馬者也案馬從馬二其足之戌切埤雅云以躁故二絆其足易震卦為馬足是也又馬一歲也從馬一絆其足讀如弦徐云戶關切又馬絆馬也從

馬口

音園回也象回匝之形

其足讀如輒徐云陟立切左傳

成二年

韓厥執馬

今左傳作繫杜注馬絆也繫即馬之重文

前此三字義皆為絆馬

而稍不同音形大別說文辨之甚明弓有韞有閉皆見小戎閉以竹為之韞以韋為之閉狀如弓約於弓裏既約之則又納之韞中韞字亦作鬯鄭風抑鬯弓忌是也

又名橐見彤弓時邁二詩又名韞見月令又名韃又名
戔右屬橐韃伏戔嘔血皆見左傳

一僖二十四年一哀二年

戔亦作

韞

毛云閉紲也考工記工人注引詩作竹韞緄滕儀禮士
喪禮注引之作祕又云祕古文作柴然則韞閉祕柴
四字文異而義同

滕釋文云直登切案滕字說文玉篇廣韻皆徒登切與
滕同音如釋文切則宜讀如澄呂記從之

載寢載興箋云閔君子寢興之勞集傳云思之深而起
居不寧鄭指君子言朱指念君子者言義皆可通以上
二章例之則箋義勝矣

兼葭

雍戎狄之墟也周秦皆興焉公劉以下諸君變戎狄而
為周襄公以下諸君復變周而為戎狄一用禮一不用
禮之故也自襄公不用周禮以成風俗秦遂終於為秦
下迄漢唐宋究不能復文武之舊襄公寔為罪首矣此

時周之遺民猶及見西京文物驟覩襄公之棄禮故異而刺之乂則胥化而為秦安之如故矣夫子錄蒹葭詩著千古世道升降之大關也但周之用禮詳見幽風二雅周頌諸詩秦之棄禮僅蒹葭一篇及之又全篇托興語意深遠必得序而始明此讀詩所以貴論世而論世之不可無序也朱子不信序說故終不得此詩之解

終南

有條有梅傳云條槁

音叨

也爾雅槁山榎

音賈

注云今之山

楸是一木而異名也楸榎本一木但楸葉大榎葉小略異耳故生於山者名亦互通也陸疏謂山楸亦如下田楸其釋北山有桺又謂桺為山楸之異者然則楸條桺三者亦同類而稍別與傳又云梅柵也柵字俗作楠木生南方似豫章其樹直上童童如幢蓋高十餘丈大者數十圍氣甚芬芳為梁棟器物皆佳良材也此非似杏寔酢之梅有辨見總詁

散衣繡裳集傳用孔氏書傳釋之曰散之狀亞兩已相

戾案已字誤吾友楊令彘旭云當作弓不成字無音可讀非兩已之文斯言當矣又案亞古弗字因謂之散見漢書韋賢傳師古注又見顧野王玉篇則此字上下兩畫當中斷文作亞今本直作亞夫亞字亦誤

黃鳥

臨其穴惴惴其慄言秦人哀此三良為之悼慄也箋語甚明朱傳謂觀臨穴惴慄之言是康公生納之於壙罪有所歸恐未必然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應劭語云穆公

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
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竊意此三人者定是然諾
不苟俠烈輕生之士何至臨穴惴慄待人迫而納之壙
邪但康公不特為禁止任其自殺則亦不能無罪要之
康公與三良迫于君父之亂命不能以義決從違雖有
罪當從末減若穆公要人以死乃昏君黷主之所為應
為首惡也左傳文六年及詩序專罪穆公信為正論班固
序傳稱田橫義過黃鳥劉德謂黃鳥詩罪穆公要人從

死亦得之

晨風

穆公雖不為盟主然置晉救荆霸西戎亦嬴之雋也而得士力為多如百里奚蹇叔公子絳公孫枝之徒謀臣濟濟然傳謂賢人歸之駛疾如晨風之入北林信有之矣康公嗣立秦業遂衰終春秋見擯於中國士會之歸也繞朝謂之曰子無謂秦無人

見文十三年左傳

可見康公棄

賢有人而不用也卒為晉所紿貽笑於諸侯非自取之

乎序云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非無稽之談也朱子以
為婦人思夫之詩夫君子之稱豈獨妻可目其夫哉

駁駁音同而形異義亦異秦風隰有六駁爾雅駁如馬
倨牙食虎豹字從交幽風皇駁其馬爾雅駟白駁字從
爻兩字竝見說文駁注同雅駁注云馬色不純亦與馬

白相雜義同易乾為駁馬王廣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

至健則秦之駁

此毛傳義

也宋衷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駁

馬則秦幽二字俱通秦梓榆

此陸疏義

青白駁犖幽駁馬赤

白皆雜色也易疏獨取王義則字當從駁

無衣

無衣詩序以為刺其君好戰朱子以為民自述其好戰
兩意相反夫樂生惡死人之常情在為君者務廣土地
不恤民命則好戰或有之耳謂民自好戰豈其情哉秦
俗雖勇悍要自商君變法之後利於首虜之獲始以好
戰成風當春秋世未必然也其時兵與晉遇殆九戰而
一勝耳秦民果勇乎怯乎樂鬪乎不樂鬪乎此實事之

可考者也朱子又詆小序以為與詩情不協夫不論世何自知詩情哉與子同澤鄭箋以澤為褻衣釋文與正義皆引說文云袴也劉熙釋名以為裁足覆胷背又名鄙褱又名羞褱則非袴矣劉許皆漢人未知孰是又袴訓脛衣今之韞也古上衣下裳不用今之袴

無衣篇集傳極稱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周用之易以為仁義秦用之易以成富彊後世建國者宜定都焉噫此趙宋一代之習見非萬世之通論也藝祖嘗

欲都關中而不果後漸致削弱故宋世謀國者長以為憾率交口稱羨關中推為與區神臯殊不知古帝王之興各因利乘便相度時宜以建立都邑豈容執一乎況此特論其形勢耳非論其土俗也若民性貞淫厚薄未嘗盡由地氣堯舜之仁義不下於文武元之彊虺不減於秦皆非以雍興也俗有淳澆力有彊弱惟上所化耳如必恃地氣為之則禮樂刑政反在可後矣

渭陽

序云康公念母孔疏申之以為秦姬生存時欲使文公返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之斯言善於論世矣秦穆初心本欲置重耳惑於公子絳之謀故先置夷吾以罔利於晉

事詳見左傳

然二公子之仁不仁秦人共知

之穆姬卷卷於宗國繫之謀非姬之願也況夷吾反國之後首棄姊言又背施閉糴以名鄰讐及身執於秦姬復死爭以釋之姬見夷吾之不仁必益思重耳之仁登臺履薪之時康公與焉母之宿心知之深矣今重耳反

國得如母願而母顧弗及見回憶往事自應愴然故詩
本送舅之詞而序云念母旨哉孔氏申之深中當年情
事

宋廣漢張氏謂渭陽念母康公之良心然不能自克於
令狐之役怨欲害之也呂記朱傳皆錄其語然而誤矣
令狐之役非報怨也非貪利也為納雍也秦之納雍晉
逆之也初逆之後距之晉則無信非秦之罪矣源又謂
康公此舉正其念母之心為之母之欲置文公以其仁

也雍之好善而長文公愛之而寘諸秦誠立之必能繼
文之烈晉又以無長君而逆之安得不納納雍者是穆
公置重耳之初心非公子繫置夷吾之謫計也康公以
為是足以慰母於地下矣故于其入也猶監於呂卻之
難而多與之徒衛其慮之也周矣豈料晉之變計哉故
余謂令狐之役益見康公念母之心且此舉若成則秦
晉和好當復如初不至有河曲之師矣

權輿

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禮食大具其意勤勤然疏云
屋具釋言文案今本爾雅屋作握邢昺云李本作幄屋
握幄三字必有一是而屋具與箋合當以為正矣始則
大具今則無餘文義相應斯解為允集傳祖王肅以屋
為屋宇用修議之良是或曰夏屋即食俎猶閼宮詩云
大房也亦可通但箋義出爾雅較有本

陳
變風

詩譜謂大姬好巫覡歌舞民俗化之地里志亦言大姬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其說略同皆言陳俗之不美自大姬始也竊怪文王后妃之德化及南國夫人大夫妻與漢濱之游女大姬親孫女獨不率教乃從事淫巫開陳地數百年敝習況傳稱胡公不淫

見左傳昭

八年

斯亦足表正其封內民顧不從君而從夫人皆理之

難曉者朱子喜闢漢儒然此說獨信用之

陳風十詩朱子惟取株林一序餘皆辨以為非其本屬有據而疑為無據者宛丘衡門墓門三詩也首序出自

采風之官所指時世定有實據安有以謚號彊配而欺後代之理幽公之遊蕩僖公之愿而不思自立他典闕之猶幸存於詩序可資後儒之見聞何忍棄之陳佗之

惡見於左傳

隱七年及桓五年

墓門之刺固其所宜尤非無證

也其本非淫亂之詩而判為淫詩者東門之池防有鵲巢二詩也昏亂之君忠言不入庶幾賢妃與之共處閨房燕笑之語或可漸化其心此忠君愛國者不得已之思也衛之靜女齊之鸛鳴小雅之車牽皆此意朱子以

為男女聚會之作淺之乎言詩矣同一憂也君信讒而
憂者正也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其正矣朱子舍正
而取變與夫子一言以蔽之指無乃不相類與其本是
刺淫之詩而指為淫人之自述者東門之粉東門之楊
月出澤陂四詩也天下雖至無恥之人發其淫私之事
則赧然而赤決無將自己淫污之行編為詩歌以誇示
人者即後世玉臺香奩之詠及近世淫詞豔曲皆是文
人墨士寓興而為之未有淫者之自述也朱子何弗思

乎况東門之粉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其棄女工而不事疾之之甚也澤陂云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言其更無他事惟知戀色而已鄙之之甚也譏刺之意已顯然於言中豈淫者之自道邪

宛丘

毛公之傳詩李巡孫炎之注爾雅皆以宛丘為四方高中央下獨郭璞反之謂中央隆高曰宛丘因爾雅宛中央宛丘上文有水潦所止泥丘下文有丘上有丘宛丘若

以為中央下則與泥丘相似而與丘上有丘不合矣又案水經注云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據此則宛丘之形難以目驗而知宜先儒之各執一說也又宛丘歲久遂為平地乃丘之小者故爾雅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郭氏以為宛營諸丘碌碌未足當之益信酈語之不謬矣玉海詩地理考載輿地廣記歐陽志著謂宛丘地形正符丘上有丘之語元魏時已失丘所在志何由見之殆屬附會志著廣地記當宋徽宗時

東門之粉

穀旦于差音釵訓擇筴謂擇善地而遊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今以為差擇善日不若筴之當陰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邪

衡門

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饑可以樂道忘饑廣大正目泉水言耳蓋波流壯闊至寂寞也然可以樂道忘饑與上衡門雖陋而可游息兩喻

本一意孔氏申毛乃以泉水涓流漸至廣大喻人君進德亦積小成大則樂飢語意迂回況首章二句文義參差殆非傳悞又樂飢鄭本作療瘼同飢義更明捷

東門之池

可與晤歌毛訓晤為遇鄭訓為對孔氏通之謂釋言遇偶也則遇亦對偶之義是毛鄭義本相同也朱傳釋為解悟之意亦通但對字雖平實而趣味較永矣況以詩語觀之可與二字內已具有解悟意不必複出

可以漚管集傳云管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此用陸
疏語然陸云根下五寸中有白粉不云莖有白粉案說
文云莖枝柱也枝生於莖故曰枝柱根木株也徐曰入
土曰根在土上曰株然則根與莖別矣況莖下五寸乎
郭氏注爾雅以管為茅屬陸氏草木疏以管為似茅則
管茅乃各一草觀小雅白華詩茅管並言又以管喻申
后茅喻褒如其說良是陳風可以漚管孔疏既引郭陸
之說又引白華箋已漚名管之語而繼之曰未漚但名

茅是誤合茅管為一又不悟其與郭陸意異疏矣夫已
漚名管對未漚名野管言耳豈茅之謂哉然白華次章
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管之茅則合茅管為一實
自鄭始

東門之楊

此詩與鄭之丰皆親迎而不至者也集傳以為始有私
約既而不從夫衣錦褰衣庶人嫁服也皆以為期親迎
之候也詩有明證何云私約哉

墓門

陳佗之惡師傳猶楚商臣之有潘崇乎崇教商臣弑君
卒享其富貴佗以逆誅師傳必不獨免崇特幸免者其蒙
惡聲於後世則均

歌以訊之釋文云訊又作諄音信徐息悴切案徐音與
上萃協良是陳第古音考引王逸離騷注

引詩諄予不顧及雨

無正詩

庠訊協韻

證之益信而有徵矣

防有鵲巢

誰俯予美俯與壽義同故爾雅云俯張誑也本釋書壽
張為幻而毛公即用以釋此詩又說文云俯有靡蔽也
壽訓也則俯為正壽乃借矣濮一之謂俯從舟有裝載
增加之意全見大穿鑿杜撰最為可笑舟壽皆聲也俯取
舟之載壽之壽又焉取乎

貝母名蟲藥草名游龍梓榆名駁馬綬草名青鷗皆見
詩歲名鼈推名騅亦見詩傳此植物而以禽蟲得名者
也案鷗爾雅作鷗說文作鷗

月出

月出詩窈糾懣受天紹皆舒遲之態指俊人言言其行
步舒遲有此姿致也集傳以狀思者之情殆未然況三
語皆兩字聯綿共為一義窈糾分作兩訓尤屬臆說

株林

首章上二句胡為乎是問詞下二句匪字是諱詞各二
句為一意適株林即是從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
目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

傳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匪適株林也
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在株林既從夏南矣尚以
為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

澤陂

陳鄭二風言蘭毛皆訓為蘭鄭箋秉蘭從毛而蒲蘭則
從韓詩破蘭為蓮疏申其故以為荷者其莖蓮者其實
茁茁者其華三章連咏一物不應次章別據他物又蘭
為陸草不產澤中似矣但蘭雖陸草亦生水旁何妨於

澤陂咏之至三章同物徒取文義完整耳古人手筆不必以此法拘也當以傳義為正

檜變風

羔裘

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凡去君之禮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詩應作於待放未絕之時故每章皆言豈不爾思可見去國之臣不忍忘君如此春秋而下斯風邈矣集傳遵序卻遺去國義

狐裘以朝鄭以為黃衣狐裘是也古狐裘有三一錦衣
狐白裘天子之朝君臣同服之若檜君服以朝是僭也
失不僅好潔一狐青裘大夫士之服非君服也且人功
粗惡好潔者不服之一黃衣狐裘息民之祭服之即此
詩狐裘也故箋云以朝服燕以祭服朝祭謂息民之祭
孔申鄭義甚妥蘓氏改訓狐白謬矣

素冠

素冠毛以為練冠鄭以為祥冠呂記從毛朱傳從鄭孔

申鄭易傳之意凡三布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若全不見練冠是期即釋服違禮之甚序不應止云刺不能三年故王肅孫毓皆以箋為長三也源謂夷厲之世去文武未遠禮教猶存喪禮況所尤重時人習於禮法見有三年中略少日月者即異而刺之以為不能三年孔語良是也後此二三百年當春秋世尚有禪而不忘哀如孟獻子者齊衰而問疾如蟜固之於

季武子者而魯人朝祥莫歌則子路笑之成人聞子羔
為宰則為兄衰即宰我短喪之問亦僅言之耳非實行
之也安得西周時即有易三年為期者乎朱子從鄭得
之矣但次章素衣仍襲毛傳素冠故素衣之語名物疏
辨之允當

隰有萋楚

知訓為匹惟見於萋楚詩匹謂妃匹也詩本刺君淫恣
又首章之知與二三章之家室當一義耳爾雅釋詁知

匹語殆專為此詩注脚故康成用之宋人以其驚俗仍作知識解

匪風

匪風首章毛傳與漢王吉上昌邑王書同義吉治韓詩者而義同毛定非一家之私說矣朱子最愛韓茲獨以其同毛而易之

周道周之治道也傳箋義同朱子見序言思周道故改作道路解

鄭譜謂夷厲時檜之變風始作匪風篇其作於厲王世乎周自文武以來專以優柔寬簡為治此周道也厲變為嚴急監謗專利民焦然不安生矣羣小順其意更舊章制法則見刺於板蕩諸詩六月序言小雅盡廢正指是詩也而國語亦云厲始革典則政煩而民散可知故匪風詩人思得一西仕於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烹魚之法為治民之道也毛傳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老子亦云治大國若烹小鮮

意正相同聃為柱下史得窺周室藏書述所聞以立言
斯言正周道乎毛公師承最遠傳語亦有自來矣又案
書言帝德寬簡易言至德易簡自古治術率由斯道不
獨周也詩寓其說於烹魚詞近而意遠矣然惟毛公窺
見此指而箋疏俱無發明至宋儒談詩略於興義烹魚
之說遂莫過而問焉

曹

變風

蜉蝣

蜉蝣興也三章各止首句言蜉蝣耳今以為比體通篇皆指蜉蝣言遂謂憂蜉蝣之不能久存欲其於我歸處夫蜉蝣一蟲耳可共處乎況與人何親而憂念之至此乎雖是托言恐亦礙理

蜉蝣掘閱鄭云掘地解閱謂其始生也孔疏作鮮閱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又云定本作解閱謂開解而容閱蓋鮮解字形相類必有一誤然二義俱通故並存之也埤雅云掘土使開閱也亦依定本案本草綱目云蜣

螂蜉蟬復育天牛皆蟻螬蠹蝓所化蟻螬生糞土中而
蜉蟬掘地而出其蟻螬所化與又埤雅引管子曰掘閱
得玉今管子並無此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閱而
得龜者房玄齡注云掘穿也掘地至泉曰闕掘永勿切
闕永月切豈掘閱得玉別見他書而近本逸之乎

三代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謂布皆麻也吉凶俱用之
止以精粗為辨而吉服則染以玄黃之色惟深衣不染
又與大祥同用十五升之布但鍛濯灰治之純

音準
綠也

以采則與祥服異焉詩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服焉諸侯朝夕深衣如曹風以咏昭公首章言其衣裳之整飾次章言其衣裳之衆多

毛傳采衆多也

卒章言其朝夕變易衣服以見

其奢也朱傳釋此二句即指蜉蝣言夫蜉蝣而曰衣裳是目其羽翼耳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復乎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為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

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

候人

殺說文云殳也從殳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
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殺故從示詩曰何
戈與殺詩殺與戈並何定是殳而叔重引之文連羊皮
不知證殳乎證羊皮乎又說文殺軍中士所持殳也音
殳毛晃著韻增疑詩殺字乃投之誤觀說文引詩則東漢
時已作殺矣又投蒂不協韻毛說非也

升氣曰濟周禮眡祲掌十輝九曰濟是也詩兩言朝濟
蛩螭之朝濟虹也為將雨之徵候人之朝濟雲也為小
雨之驗木華海賦薈蔚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
濟為登山伐木誤矣至薈蔚正指朝濟婉變正指季女
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薈蔚為草木朝濟為雲氣亦未當
季幼女弱二字各一義此毛義小人病國家害生民彊力
者猶堪自存幼弱者必至大困詩言斯飢所以獨及季
女也帝堯加孺子哀婦人見南華天道篇正此意矣

鳴鳩

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鳴鳩然也晦翁以為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云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胡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下泉

慶讓之典不行則諸侯無所畏忌共公侵剝下民失所正以此下泉詩所以思明王賢伯也朱子譏序以為此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夫使曹有賢君下民得所何

必遠思王伯之正已乎

冽從水清也冽從欠寒也冽彼下泉毛訓冽為寒則當以二點呂記嚴緝皆從三點非是孔訓亦云字從冰冰即欠字說文云欠凍也象水凝之形冰水堅也魚陵切臣鉉曰今作筆陵切以為冰凍之冰案魚陵切者今作凝說文以為俗字

浸彼苞稂鄭破稂為涼云涼草蕭著之屬涼草不見爾雅不知康成何據孔申其故以為稂乃木中別草浸則

俱浸不應舍禾而言稂此得之而未盡也下泉浸物本
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著以筮皆草之可貴者故恐其傷
稂為害苗之草鉏而去之惟恐不盡何反以見傷為慮
乎鄭意或出此涼為草名無他典可證康成當別有據
耳

稂莠皆能害苗而亦有用於人莠可入藥其莖治目疾
名光明草韋昭國語

魯語注

云莠似稷而無實又韋昭問

荅曰莠今狗尾草

爾雅翼引此語

今日驗此草誠似稷而不實

矣稂有米可以療飢又名稂尾草爾雅孟

玉篇作蓋
云亡庚反

狼

尾及稂童梁皆此草也本草云生澤地似茅作穗又云

莖葉穗粒並如粟實有毛穗色紫黃有毛荒年亦可采

食說文以稂為禾粟之不成者草木疏亦以禾秀而不

成為稂皆非是羅願爾雅翼辨之當矣又莠稗亦能亂

苗而皆可食一斗可得米三升稗黃白色莖葉穗粒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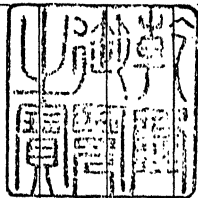
如黍稷有水陸二種莠苗似稗而穗如粟紫黑色陶隱

居謂之烏禾云荒年可代糧而殺蟲爾雅云稊莠

音提

是也

卷七



毛詩稽古編卷七